

说不尽的
经典

《三国演义》：

历史的智慧

张国风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三国演义》：
历史的智慧

张国风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演义:历史的智慧/张国风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9

(说不尽的经典)

ISBN 978-7-100-17559-3

I. ①三… II. ①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②《三国演义》研究 IV. ①I267.1②I207.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13472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三国演义》:历史的智慧

张国风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7559-3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9

定价:49.00 元

总 序

宁宗一

“说不尽的经典”是个很有意味的好题目。它明示：对于经典名著的解读，绝不预设任何门槛。主持者意在以开放的多元的文化视野，构筑一个可以自由交流的平台，为进一步解读经典拓宽更为广阔的空间。

但是，人们总要追问，何谓经典？哪些是经典？经典是怎样确立的？又是什么时候被确认的？这些，自然是见仁见智了。然而我们又不能不对经典的含义寻找出一种共识。

在关于经典的多重含义下，我想是指那些真正进入了文化史、文学史，并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具有原创性和划时代意义以及永恒艺术魅力的作品。它们往往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历史文化最完美的体现，按先哲的说法，它们是“不可企及的高峰”。当然，这不是说它们在社会认识和艺术表现上已经达到了顶峰，只是因为经典名著往往标志着文化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时代表现力的最高点，而作家又以完美的艺术语言和形式把身处现实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以其特有的情感体验深深地镌刻在文化艺术的纪念碑上，而当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其完美的艺术表达和他的情感意识、体验以至他们对自己时代和现实认识的独特

视角，却永恒地存在而不可能被取代、被重复和被超越。

我们不妨拿出几部人们再熟悉不过的经典小说文本，说明它们是如何从不同的题材和类型共同叙写了我们民族心灵史的。比如，《三国演义》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说是一部“权谋书”。相反，它除了给人以阅读的愉悦和历史启迪以外，更是给有志于王天下者倾听的英雄史诗。它弘扬的是：民心为立国之本，人才为兴邦之本，战略为胜利之本。正因为如此，《三国演义》在雄浑悲壮的格调中弥漫与渗透着的是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悟和富有力度的反思。它作为我们民族在长期的政治和军事风云中形成的思想意识和感情心态的结晶，对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看《水浒传》，我们会感到一种粗犷刚劲的艺术气氛扑面而来，有如深山大泽吹来的一股雄风，使人顿生凛然荡胸之感。刚性雄风，豪情惊世，不愧与我们民族性格中的阳刚之气相称。据我所知，在世界小说史上，还罕有这样倾向鲜明、规模宏大的描写民众抗暴斗争的百万雄文，它可不是用一句“鼓吹暴力”简单评判的小说。

《西游记》是一部显示智慧力量的神魔小说。吴承恩写了神与魔之争，但又绝不严格按照正与邪、善与恶划分阵营。它揶揄了神，也嘲笑了魔；它有时把爱心投向魔，又不时把憎恶抛掷给神；并未把挚爱偏于佛、道任何一方。在吴承恩犀利的笔锋下，宗教的神、道、佛从神圣的祭坛上被拉了下来，显露了他们的原形。《西游记》不是一部金刚怒目式的小说，讽刺和幽默这两个特点贯串全书。我想，只有心胸开朗、热爱生活的人，才会流露出这种不可抑制的幽默感。应当说，吴氏是一位温馨的富于人情味的人文主义者，他希望他的小说给人间带来笑声。

《金瓶梅》则并不是一部给我们温暖的小说。冷峻的现实主

义精神，使灰暗的色调一直遮蔽和浸染全书。这位笑笑生的腕底春秋，展示出明代社会的横断面和纵剖面。它不同于《三国》《水浒》《西游》那样以历史人物、传奇英雄和神魔为表现对象，而是以一个带有浓厚的市井色彩、从而同传统的官僚地主有别的恶霸豪绅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荣枯的罪恶史为主轴，借宋之名写明之实，直斥时事，真实地暴露了明代中后期社会的黑暗、腐朽和不可救药。作者第一个引进了“丑”，把生活中的否定性人物作为主人公，直接把丑恶的事物剖析给人看，展示出冷峻的真实。《金瓶梅》正是以过人的感知力和捕捉力，及时反映出明代中后期现实生活中的新矛盾、新斗争。它不像它之前的小说，只是时代的社会奇闻，而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缩影。

《儒林外史》在当时的小说界也是别具一格，使人耳目一新。吴敬梓在小说中，强劲地呼唤人们在民族文化中择取活力不断的源泉，即通过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来掌握和发扬我们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把沉淀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没有任何生命力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形态——八股制艺和举业至上主义，特别是那些在下意识层面还起作用的价值观念加以扬弃，从而笑着和过去告别。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红楼梦》一经出现，就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手法。曹雪芹的创作特色是自觉偏重于对美的发现和表现，他更愿意更含诗意地看待生活，这就开始形成他自己的优势和特色。而就小说的主调来说，《红楼梦》既是一支绚丽的燃烧着理想的青春浪漫曲，又是一首充满悲凉慷慨之音的挽诗。《红楼梦》写得婉约含蓄，弥漫着一种多指向的诗情朦胧，这里面有那么多的困惑，那种既爱又恨的心理情感辐射，常使人陷入两难的茫然迷雾。但小说同时又有那么一股潜流，对于美好的人性和生活方式如泣如诉的憧憬，激荡着要突破覆盖着它的

人生水平面。小说执着于对美的人性和人情的追求，特别是对那些不含杂质的少女的人性美感所焕发着和升华了的诗意，正是作者审美追求的诗化的美文学。比如，进入“金陵十二钗”正、副、又副册的红粉丽人，一个一个地被推到读者眼前，让她们在人生大舞台上尽情地表演了一番，然后又一个个地给予她们以合乎人生逻辑的归宿，这就为我们描绘出令人动容的悲剧的美和美的悲剧。

《红楼梦》乃是曹氏的心灵自传。恰恰是因为他经历了人生的困境和内心的孤独后，才对生命有了深沉的感叹，他不仅仅注重人生的社会意义，是非善恶的评判，而且更倾心于人生遭际的况味的执着品尝。曹氏已经从写历史、写社会、写人生，走到执意品尝人生的况味，这就在更深广的意义上表现了人的心灵和人性。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巨大超越。

从民族美学风格的形成角度来观照，《红楼梦》已呈现为鲜明的个性、内在的意蕴与外部的环境相互融合渗透成同一色调的艺术境界，得以滋养曹雪芹的文化母体，是中国传统丰富的古典文化。对他影响最深的，不仅是美学的、哲学的、心理学的，而首先是诗的。我们把它称之为“诗小说”，或曰“诗人之小说”，《红楼梦》是当之无愧的。我们可以说《红楼梦》已把章回体这种长篇小说的独立文体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写至此，深感鲁迅先生对小说文体及其功能界定之准确。他在《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一文中说，小说乃“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见《三闲集》）。信哉斯言！从《三国》至《红楼》，都可以说是“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它们包容的社会历史内容和文化精神太丰富了，于是它们成了一座座纪念碑，一座座中国小说史乃至世界小说艺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后人不仅

从中得到了那么多历史的审美的认知，而且对它包含的文化意蕴至今也未说尽。随着人们感知和体验的加深、审美力的提高，它是永远说不尽的。一切经典名著的真正魅力也正在于此。何谓经典，在这里也就得到了最有力的说明。

另外，我国古典诗词，从《诗三百》《楚辞》到李杜、苏辛；散文从庄周到韩柳；戏曲从十大悲剧到十大喜剧，其中不乏经典名篇，几乎都是一座座永难挖掘尽的精神文化矿藏，其历史的深度和文化反思的力度，特别是它们的精神层面的底蕴，值得我们不断品味其中的神韵。所以，传世之经典名著和所谓热门的、流行的、媚俗的畅销书不是同义语，也绝不是在一个等次上。

至于经典的阅读同样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初读经典与重读经典、浅读经典与深读经典的过程，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经典名著已经过时间的淘洗和历史的严格筛选，本身的存在证明了它们的不朽，因而需要反复地阅读；也不仅仅因为随着我们人生阅历的积累和文学修养的不断提升而需要重读、深读、精读，以获得新的生命感悟和情感体验。这里说的经典阅读，乃是从文化历史发展过程着眼的，仅就我们个人亲身感知，“左”的形而上学只会给经典名著带来太多的误读和谬读。且不说“文革”期间，经典几乎被批判和否定，即使在“文革”前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对经典，我们的阅读心态和阅读行为又是何等的不正常，阅读空间又是何等的残破、狭小！那种以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为经纬的阅读方式，使得我们只懂得给书中人物划分成分，或者千方百计地追寻作者的阶级归属和政治派别。再有那机械的刻板的经济决定论，使我们阅读名著时，到处搜罗数据以理解时代背景；而解析文本时，只要一句“阶级局限”也可成为万能的标签，从而夺走许多传世之作鲜活的生命。至于那个“通过什么反

映了什么”的万古不变的公式，更是死死套住了人们的阅读思维。就是在这种被扭曲了的阅读心态下，使我们对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名著产生了太多太多的误解。

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冲破禁区，经典名著重印，给读书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气。然而，这里仍然存在一个阅读和重读以及如何重读经典的问题。不可否认，经典对一些读者也许只是被知晓的程度，或只限于了解书名和主人公的名字，对作品本身却知之甚少。即使读过，有时也只是浅尝辄止。而重读或深阅读却绝非“再看一遍”，也非多看几遍。如果仅仅停留于“看几遍”，那可能是无用的重复。重读的境界应当像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所言：经典，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新发现的书；经典，是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这位作家是用这种体会来解释何谓经典的，但同样道出了阅读经典的感受。它启示我们，初读也好，重读也好，都意味着把经典名著完全置于新的阅读空间之中，即对经典进行主动的参与的创造性的阅读。换言之，在打开名著那不朽的超越时空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阅读空间。而这需要的，是营造一种精神氛围，张扬一种人文情怀，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一种期望之外的心灵激动。

事实是，读书是纯个体活动。我们读一本书，读得再深再透也只是个人的视角和体验。而一部经典名著，当然不是给一个人、一群人看的，而是无数个人都会读它，这就会有千千万万种不同的读法、不同的心灵体验。在阅读这个领域倒不妨借用那句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以，当你跳出传统阅读的思维模式和话语圈子，你才会明敏地发现一个个既在文本之外又与文本息息相关的阅读事实。因此开辟多向多元多层次的思维格局，培育自身建设性的文化性格，是我们在面对经典名著时必须

要有的一种健康的阅读心态。

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作为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的经典，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对它的核心价值应深怀敬畏之心。经典资源除具有培养审美力、愉悦心灵之功能以外，还葆有借鉴、参照、垂范乃至资治的社会文化功能。对于每个公民来说，经典名著在我们以科学的现代意识观照下，其内涵必有启迪当代公民明辨何为真善美，何为假恶丑，何为公正，何为进步与正义之功能，并从中汲取力量，有所追求，有所摒弃，有所进取。印象中有位当代作家谈到阅读名著的感受，他认为阅读进入了敬畏，那阅读便有了一种沉重和无法言说的尊重，便有了一种超越纯粹意义上的阅读的体味和凝思，进而有了自卑，深感自己知识的贫乏，对世界和中国历史竟那样缺少骨肉血亲的了解。我想，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吧！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面，谁都不会否认这是一个物质的时代，也是一个喧嚣和浮躁的时代，商业因子竟然太多地渗入到阅读世界，人们不妨看看大大小小的书店里那“经典”的盛况：“经典小说”“经典美文”“经典抒情诗”……可以说滥用“经典”之名已然成风；而琳琅满目、五花八门的“解读”也随风而生。这种功利虚幻症的蔓延，令人感叹。

今天，我们呼唤阅读经典，乃是一种文化上的渴望。在商业大潮和浮躁的氛围下，我们更需要精神的滋养、心灵的脱俗。李渔说：“毒气所钟者能害人，则为清虚之气所钟者，其能益人可知矣。”物质产品如此，精神产品当然更是这样。文学艺术是最贴近人类灵魂的精神产品。我们的使命是把阅读看成生命的一部分，因为阅读经典已经进化成了我们生命的一种欲望。

令人兴奋的是，百年商务的出版人，凭借他们的实力，特别是他们的使命感和出版人的宝贵良知，郑重推出了“说不尽的经

总序

典”这套解读经典的系列作品，实乃滋养灵魂、启人心智之举。为了文化的大发展、文化的大繁荣，我们期待它茁壮成长，绽放出清虚美丽的花朵。

2012年2月22日

写于南开寓所

目 录

写乱世的首先打响·····	1
老不看《三国》·····	8
老鼠生儿会打洞·····	17
戏法人人会变·····	26
大打折扣的“拥刘反曹”·····	40
刘备的虚伪·····	49
诸葛亮为刘备所累·····	66
“拥刘”源自“拥诸葛”·····	73
最难理解是曹操·····	79
篡逆之罪·····	91
荀彧之死·····	99
恩怨观念之主宰人心·····	108
蜀汉与东吴之间·····	118
生死攸关的人才问题·····	121
最急需的人才·····	127
以貌取人和魏延的悲剧·····	132
投降种种·····	140
跳槽的理论·····	150

窝里斗	156
各家都有一副“隆中对”	164
借荆州实乃借南郡	169
蜀汉一路下滑的转折点	177
空城计	182
锦囊妙计	187
中国人怎么描写战争	191
战争描写之经典	200
朴实真切之美	206
赤壁之战是一笔糊涂账	211
《三国》的妇女观	227
儿女情长与英雄气短	238
诸葛亮的名士风度	243
千呼万唤始出来	248
《三国》的布局	256
精彩的地方都是虚构	261
亦雅亦俗的《三国演义》	274
保卫名著	283

写乱世的首先打响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小说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这当然不是一种巧合。历史的兴亡成败，史学与生俱来的宏大背景和时空纵深，史书的庞大规模和丰富内容，可以最方便地提供长篇小说所需要的巨大内容与叙事线索。与此同时，借鉴史书的体裁，特别是参考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参考史家叙事的互见法，小说家也可以不太困难地构筑起长篇小说的巨大框架。在中国古代的各种文体中，史传和诗歌正是最强势的文体。诗歌长于抒情而史传善于叙事，小说向史传借鉴叙事的技巧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小说成熟以前，没有别的文体比史传更善于叙事。唯其如此，古人赞誉小说的叙事之妙，便说是才比班、马，文追左丘。毛宗岗称誉《三国演义》，便说作者是司马迁再世：“予尝读《史记》，至项羽垓下一战，写项羽，写虞姬，写楚歌，写九里山，写八千子弟，写韩信调军，写众将十面埋伏，写乌江自刎，以为文章之妙，莫有奇于此者，及见《三国》当阳长坂之文，不觉叹龙门之复生也。”“其过枝接叶处，全不见其断续之痕，而两边夹叙，一笔不漏。如此叙事，真可直追迁史。”“每见左丘明叙一国，必旁及他国而事乃详。又见司马迁叙一事，必旁及他事而文乃曲。今观《三国演义》，不减左丘、司马之长。”反观《金瓶梅》那种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世情

小说，不可能跑到历史小说的前面去。令人惊奇的是，历史真实性非常稀薄的《水浒传》也几乎与《三国演义》同时诞生了。当然，有关《水浒传》的成书时间，学术界还有争论。有人认为，《水浒传》的成书，当在永乐以后，正德、嘉靖以前，那就得另说。这里采用的还是成书于元末明初的含糊的说法。

当然，从结构上看，小说与史学毕竟有所不同，尤其是长篇小说。正史的体裁大多为纪传体，以一个人物的生平为叙事的线索，长篇小说的结构显然不能照搬纪传体的结构。毛宗岗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他在《读〈三国志〉法》中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不难想象，编年体或是纪事本末体的结构也无法套用于长篇小说的结构。从关注点来看，史学关注的是军国大事，小说关注的是故事和人物。两者有交叉，但毕竟不同。

中国古代的小说，恰恰选择了一个乱世作为题材，来进行它的长篇小说的最初尝试，这不是一种巧合呢？当然不是。我们看现在保存下来的宋元讲史话本，譬如《新编五代史平话》《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吴越春秋平话》，写的都是乱世。这个书单差不多也就是现在能够看到的宋元讲史话本的全部。至于宋元时期的戏曲，元杂剧的优秀作品，大多以乱世作背景。如《窦娥冤》《鲁斋郎》《单刀赴会》《赵氏孤儿》《陈州糶米》。南戏中的《琵琶记》《拜月亭》，也是写乱世。《西厢记》里，也要穿插兵变。孙飞虎的兵变提供了崔、张爱情取得突破的契机。从现存的《永乐大典》的目录来看，大量的宋元话本已经失传，可是，按常理推测，能够

保存下来的，大多是其中的精华。由此可见，长篇小说和戏曲都是写乱世的首先打响。

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很多，恰恰是写三国的历史演义最为出色，这当然也不是偶然的。如鲁迅所说：“因为三国底事情，不像五代那样纷乱；又不像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而且三国时底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所以人都喜欢取来做小说底材料。再有裴松之注《三国志》，甚为详细，也足以引起人之注意三国的事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当中国文学的重心从正统文学向通俗文学大转移的时候，当小说和戏曲由附庸而为大国，取诗文而代之的时候，写乱世的题材首先取得成功，这是毫不奇怪的。通俗小说和戏曲不同于文言小说，它不是文人所作，不是为文人所传播、文人所欣赏的案头之作。在起步的阶段，它是瓦舍勾栏的艺人谋生的手段。通俗小说和戏曲面对的是广大文化程度有限的民众，这就决定了，小说和戏曲必须主要依靠情节的曲折离奇来吸引听众和观众，戏曲则除了情节的曲折离奇以外，还需要调动“唱、念、做、打”的各种手段。因为是乱世，所以常常可以打破常规，可以容纳更多的巧合，敷演出更多的悲欢离合，可以产生更多浪漫的情节，寄托更多的人生感慨。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乱世是一个最需要英雄，也产生了英雄的时代。毛宗岗说得好：“古史甚多，而人独贪看《三国志》者，以古今人才之聚，未有盛于三国者也。观才与不才敌，不奇；……观才与才敌，而众才尤让一才之胜，则更奇。”毛宗岗所谓“一才之胜”，指的显然是诸葛亮。乱世是斗智斗勇的时代，是“天下争于气力”的时代。三国故事的魅力就是一个“斗”字。如果你对这个“斗”字不感兴趣，那就读不下去。

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的开头加了杨慎的一首词作为卷头词，词中写道：“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好像当年的是非成败都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大自然是永恒的。宋人范仲淹写了一首《剔银灯》，意思更加消极：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情绪如此消极，这似乎不像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但这首词确为范仲淹所作，见于《中吴纪闻》，收入《全宋词》。由此可见，人都是复杂的，范仲淹的思想性格也是多侧面的，人的情绪也总有起伏波动。一时的消沉，不影响范公的伟大。体味这首词的意思，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是非成败”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三国纷争，“争如共刘伶一醉”，那么，作者还写这本书干什么呢？毛宗岗给《三国演义》加上了这个帽子以后，读者对蜀汉灭亡、曹操一统中国北方，司马氏进一步统一全国的悲剧结局或许可以心平气和一些。反正“是非成败转头空”，反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何苦要去与命争呢？可是，全书把人的智慧、人的力量和人的主观努力、斗智斗勇，写到那样淋漓尽致的地步，恐怕不是一首短短的卷头词就可以抹掉的。读者的激动心情，也不是两句哲理就可以抹平的。三国时期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固然只占很小的一段，可以说是“转头空”，但读者读完《三国演义》以后，却是不能立刻就平静下来的。

“斗”，就是斗勇气，斗力量，斗智慧。《三国演义》中凡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也无一不和人物的军事政治智慧，或